

童年的味道

□刘松梅

那时的午饭不太顶饥，到了半下午，肚子就开始咕咕抗议，我们就赶紧想办法犒劳自己。我们钻进玉米地，看到缨子微干的玉米，就悄悄把玉米皮抠个缝，看看玉米粒上色没有。如果玉米粒微微发黄，说明可以吃嫩玉米了。于是，我们分头拾柴火，找个稍微隐蔽的沟坎，把玉米穗掰下来剥去外皮，用树枝插着架在火上烤。如果离红薯地不远，还会扒几个红薯埋在下边。明火烤玉米，火炭烧红薯，烤熟的玉米和烧红薯比煮熟的更香甜。玉米烤熟啃完，红薯也差不多焖熟了，然后接着啃红薯。这时的嫩玉米不管是烤着吃，还是直接生吃，都特别美味。我们常常把脸弄得像戏剧舞台上的包公一样，根本不怕别人知道我们偷吃了玉米。

有一次，我们发现一棵奇怪的玉米，应该长玉米穗的地方长出一坨乌黑的东西，疙疙瘩瘩的，十分恐怖，吓得我们不敢靠近，生怕粘上了会中毒，慌慌张张跑回家问家长。那时科学不发达，很多人都解释不清楚，父亲算是见多识广的，他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叫“乌米”，俗称“黑蛋蛋”，是玉米扬花的时候被雾中的某种病菌侵害了，长得多了会造成粮食减产。我长大后才知道，这是一种真菌寄生的黑粉病，多发生在干热多风的北方，我们家乡并不多见。不过“乌米”没有毒，除了会降低粮食产量外，对人体没有危害。老辈人把它掰下来炒着吃，而且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美味。

听说可以炒菜吃，大家玩的时候都不再躲避它，还特意钻进玉米地寻找“乌米”。嫩的可以直接生吃，有一种甜甜的味道。大一点儿的就拿回家炒菜吃。有一次，李叔有事找父亲刚好赶上饭点，母亲发愁没有食材招待，让我和姐姐去玉米地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摘几个“乌米”。天近正午，我和姐姐钻进玉米地，一行一行地排查，几乎跑遍了整块地，才摘到了七八个“乌米”。

母亲非常高兴，迅速摘去须子，小块的用刀削下来，大块的掰下来切成小块，用清水淘洗两三遍。洗过后凉水下锅焯一下，捞进凉水过凉，淋干水分，然后上锅炒。炒之前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两个鸡蛋炒了，然后拍几瓣大蒜，等油热后和“乌米”一起下锅翻炒均匀，撒上盐，放进炒好的鸡蛋，再轻轻翻炒几下。几分钟后，一盘“乌米”炒鸡蛋端上了餐桌。看着金灿灿的鸡蛋、黑亮的“乌米”，让人食欲大增。虽然主食是糊涂和窝头，但我们吃得十分尽兴，连李叔都说从没吃过这样的美食。

自从长大离开家乡，再也没有吃过“乌米”。有一年中秋节回老家，忽然想重温一下童年的味道，就给母亲说想吃“乌米”。母亲笑着说：“那你也只能想想，肯定是吃不到了。因为现在玉米年年换新品种，抗倒伏，抗干热风，而且早熟产量高，根本不会长‘乌米’。”

唉！童年的味道正在离我们远去，变成一缕无法挽留的乡愁，久久地萦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。

中秋云聚情更浓

□秦世江

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中秋节晚上，大女儿、女婿邀请我和老伴到饭店用餐赏月，我们应邀而至。

酒席前，大学毕业后到安阳工作的外孙聪聪打来电话，要给他大姑妈视频。正好他妈妈就坐在他大姑妈身旁，接过手机，亲人们依次通过视频和他打招呼。

安阳与焦作相距不算太远，开车两个小时就能回来，但由于他和同事正在洽谈一项业务，中秋节回不了焦作。

刚和聪聪视频过，在法国巴黎工作的三女儿又打来视频电话。她在巴黎多年了，毕业后与同班的来自大连的同学结了婚，生有两个孩子，在巴黎买了车和房子，生活也算过得去。因疫情原因，他们两年没有回来了，但每个星期我们都会视频通话，中秋节网上相见更是亲切。尤其是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外孙，不仅会讲法语，中文说得也很流利，我们交谈起来没有障碍。他们举起筷子，让我们看看中秋节他们吃什么。这边，大伙也把桌上丰盛的菜肴拍给他们看。他们哇哇直叫，口水差点流下来，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在西藏工作的外甥，他一家三口分别在三个地方，独生子现在北京上大学，妻子在本地小学任教。中秋节晚上，他们视频通话，互报平安，相互鼓励，各自还将拍下的月亮照片发到家庭群里，共同欣赏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感谢高科技给人们带来的幸福，感谢新时代给人们带来了便利与享受，中秋云聚情更浓、意更切。

好人就在眼前

□徐广先

我和李老师两家是莫逆之交，又是一墙之隔的邻居，多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。一家大人不在家，孩子就得得劲劲地在另一家吃饭、睡觉。各家亲戚也知道我们像一家人一样，来时多带些礼物送给另一家。

那天，老李安排我们到云台山旅游，我们早早地吃了饭，各自开车就出发了。

翻山越岭，上上下下，从9时到15时，我们领略了云台山不凡的风采。在一个停车点，我们稍微休息下后，心满意足地往回返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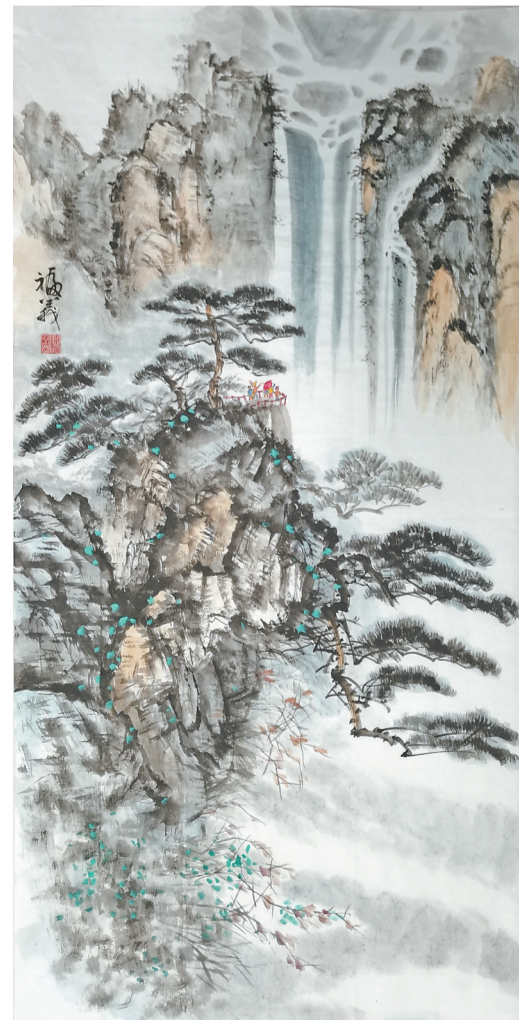
老李的车跑得快，我的车慢，没多大工夫，就看不见他的车影了。跑着跑着，约20分钟后，在一个较平坦宽广的路边，见老李夫妇在一块石头上坐着，身旁放着一个包，我把车停到路边，上前问他咋不走了，他指指那个包，又翻开让我们看，里边有一包糕点和几件新衣服，他老

伴又掀开衣服拿出一摞红红的人民币，看着有几万元钱。老李说：“这咋整，谁丢了不要急死！”原来，他们拾了东西在等失主。

老李不走，我们怎么能走，那就一块等吧。可是，原以为等一会儿失主就会来的，可一直等到18时许，还不见失主过来。“再等一会儿，失主一定会来的”，这句话老李不知道说了多少遍。可不见失主他是不走，我由感慨：这么大耐心等待失主的好人、贵人，就是眼前的老李呀！一直等到19时许，还不见失主过来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说：“走吧！咱回去把东西交给警察，让他们解决吧！”可老李又是一句“再等一会儿”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正在我们急不可耐时，两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慌慌张张地在我们身旁停了下来，其中一个指着包问老李：“大叔，这东西是你的吗？”老李问：“这东西是

你的吗？”那个年轻人说：“是的。”老李让他说了说包里的东西，结果件件都照，老李便把包还给了他。接过包，那个年轻人感激地说：“大叔，您真是好人！谢谢您！”原来，两个年轻人是博爱的，在外地打工，妹妹要出嫁了，他们特意要了工钱来家给妹妹送礼，不想把包弄丢了。他们到家才发现包不见了，赶快返回寻找。随即，一个年轻人取出几百元大钞要给老李，老李怎么也不收。“我要是有心要钱，还等你们来拿包？”老李说。这时，年轻人笑着说：“等把妹妹的事儿办完，我们上门拜谢！”他要问老李的姓名和住址，老李说：“焦作人，中国人。”两位年轻人恳求了几遍，见老李还是不说，便上前握住老李的手说：“大叔，您真是好人呀！”老李说：“好人，大家都是好人！”我说：“对，大家都是好人，好人就在眼前！”我们哈哈地笑了。



观瀑图(国画)

陈福义 作